

中国戏曲小说

郭汉城 谭志湘 主编

魏公村 编著

玉堂春



蘇三起解



郭汉城 谭志湘 主编

中国戏曲小说

玉堂春

魏公村 编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中国戏曲小说丛书

玉堂春

魏公村 编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125印张 2插页 89千字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5000

ISBN 7-5329-1583-2

I·1364 定价4.60元

前 言

郭汉城 谭志湘

中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古老戏剧之一。希腊的悲喜剧早已失落于历史的尘埃之中，惟余古希腊的剧场遗址在西风落日之中诉说着往昔的辉煌：它是世界最为古老的戏剧了。印度的梵剧晚于希腊悲喜剧，但比中国戏曲的历史要长一些，至今虽然偶有演出，那势态是微乎其微了，已不能够形成一条亮丽的戏剧风景线。惟有中国戏曲，至今还活跃在中国和世界的戏剧舞台上，无论是大城市的现代化剧场，还是小城镇的剧场，以至广大农村的土台子，都是戏曲演出的场所。当中国戏曲走出国门，出现在外国友人面前时，它使多少黄头发蓝眼睛的欧美人士**倾倒**，也为黑皮肤和黄皮肤的非洲人、东方人喜爱。

中国戏曲究竟有多少个剧种，多少个剧团，始终难以得到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。剧种在**繁衍**，剧团在**新旧交替变化**之中，据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的统计，全国有二百九十三个剧种，

至今已突破了三百个剧种，县以上的专业剧团有两千零七十二个，至于活跃在群众中间的业余剧团，那更如夏夜的繁星，数不胜数。剧团要演戏，每一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保留剧目和代表剧目，这就构成了戏曲创作的繁荣。

戏曲剧目大致可分三类：一为传统剧目，一为新编历史剧，一为现代戏。戏曲传统剧目丰厚，八百余年的戏曲发展历史，经过岁月的筛选，积淀下来一大批剧目，从现存早期的南戏本《张协状元》以及其它宋元戏，到元杂剧、明清传奇，以至今日活跃在舞台的昆曲、京剧、地方戏……剧目丰富而多彩，但同时存在精华与糟粕混杂的现象。解放以后，在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戏曲政策推动下，一大批传统剧目经过戏曲工作者的整理改编，得以旧貌换新颜，迸发出迷人的光彩。在这套戏曲小说丛书中，我们主要取材于传统剧目。至于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，我们将另编丛书。

从戏曲舞台本到戏曲小说，这是一个再创作过程。我们这一辑戏曲小说的创作宗旨，是既要反映舞台演出的风貌，又要有所发现，有所发展，有所开掘，有所深化。在取舍过程中，摒弃封建糟粕是必然的。适合于舞台演出的戏曲本必然要受到舞台的制约，而作为戏曲小说，将获得写作上的更大自由，无论是情境设置，人物行为，心理描述，都可以更为灵活洒脱，它将比舞台本更为丰富，也更为好看。希望它能负担部分培养戏曲观众的任务。

在这部丛书中，我们选了戏曲古典名著，如《长生殿》、《西施浣纱》等，以展现名著的典雅风韵。《玉堂春》、《花田错》、《群英会》、《王宝钏》等是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剧目，其它地方戏中亦有同一题材的剧目演出，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亦

有所吸纳，使之更为丰满。

《包公陈州行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等则取地方戏演出本为底本，然而，又不是仅止一种，是在多种地方戏剧本综合基础上再创作，有想象，有发挥，有补漏。

有些戏曲剧本是取材于古典小说的，如《群英会》、《连环记》，它们与《三国演义》有一定关系，当古典小说被戏剧家看中，搬上戏曲舞台之际，戏剧家对小说已经过了裁剪，且经几代戏剧家反反复复进行加工，经过几代观众的考验，戏曲小说是在戏剧剧本基础上的创作，已与原小说相去甚远了。原小说有原小说的风采，戏曲小说自有戏曲小说的情致风韵，二者是不能替代的。

《中国戏曲小说丛书》（第一辑）所撷取的剧目大多是经过舞台考验，情节曲折，人物生动，颇具可读性的。有人把戏曲称之为“传奇”，传奇，传奇，无奇不传。我们所辑的戏曲小说十二种，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的，以展现戏曲风貌。

在戏曲小说与朋友们见面之际，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，这将对我们的最大支持。希望朋友们喜爱它。

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 (1)

从小就被老鸨和苏淮买到大红灯笼妓院的玉堂春，成了众嫖客可望而不可及的名妓。她是怎样一个美丽动人纯洁的少女？冥冥中，她等待的又是什么？

第二章..... (15)

被父亲留在京城读书讨债的书生王景隆，为玉堂春名震京城的英仪所动，两个痴男俊女一见倾心。老鸨为骗钱财，促成一对浓情蜜意的姻缘。

第三章..... (29)

王景隆讨回的三万多两银子被老鸨骗花息尽后，老鸨是怎样设计赶走王景隆的？沦落街头、形如乞丐的王景隆度日如年，玉堂春又是如何设计使王景隆得以返回南京城的？

第四章..... (75)

回到南京城的王景隆，央求亲人们说情，得到父亲王尚书的原谅。王景隆被思念玉堂春的情意所鼓励，发奋读书，一连两中。

第五章 (84)

玉堂春日夜盼夫归来，王景隆中榜却坚定了老鸨骗卖玉堂春的决心。洪洞县的马贩子沈洪对玉堂春垂涎已久，老鸨设计让沈洪以两千两银子抬走被骗的玉堂春。

第六章 (93)

王景隆急切来京城，欲觅红颜知己玉堂春。闻听玉堂春已被老鸨骗卖到山西洪洞县，王景隆痛彻心肺，率人大闹妓院，痛打老鸨。他发奋高中，期待有朝一日能去山西解救玉堂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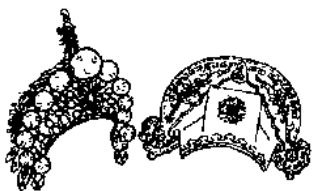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章 (98)

沈洪之妻皮氏与赵昂通奸，借机在面中暗下砒霜，想把玉堂春和沈洪一同毒死；见只毒死了沈洪一人，便诬陷是玉堂春所为，买通官府，将玉堂春判成死罪。王景隆被举为八府巡按，实现了他去山西解救玉堂春的心愿。

第八章 (108)

王景隆与太原府的藩司潘必正、臬司刘秉义一道，三堂会审。玉堂春当堂诉说与王景隆的一段恋情，惊动众人。沈洪被毒死一案，终于真相大白，潘、刘平反冤狱。王景隆与玉堂春破镜重圆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后 记 (124)



第一章

“咣当”，一扇重重的铁门被打开，就像一把巨大的铁锤从天砸下，发出一声沉沉地撞击，声音在隆隆地回荡。

一只拖着镣铐的金莲软软地迈过门槛，一个穿着已经辨不出红色囚衣颜色的女子走了出来，她脖子上还戴了一付鱼枷。她下意识地仰起头，想看一眼久违的太阳，可刺眼的阳光使得她目眩，不得不低下头去。

“咣当”，身后又一次响起那沉沉的金属的撞击声。这声音似乎触动了她什么，她一震，猛地抬起头来，脸上闪过一丝转瞬即逝的惊恐，旋即又凝固成一张惨白的没有血色的也没有任何表情的脸。

“苏三！”白发白须背黄包袱持长棍的解差一声叫唤，声音不大，却透出威严，“走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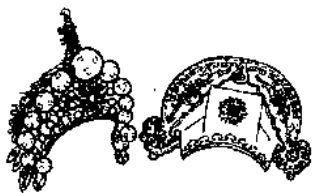
就这样，在一条茫茫然不知通往何方的沙石路上，一老一小，一男一女，一个解差一个囚犯，顶着火一样的太阳缓缓地行走着。

“老伯，苏三有礼了！”苏三深深地行礼。

“起来！起来！你是犯人，我是解差，你少来这一套！”解差看也不看苏三一眼。

“犯人苏三，敢问老伯尊姓大名。”

“哈哈，免尊免大，老汉崇公道。叫公道，可公道，公道不公道，只有天知道！”崇公道哈哈一笑。



“崇老伯，不知要将苏三解往何处？”

“上司有文，解往太原，重审！重判！”

苏三眉头一动，眼里似乎燃起一丝光焰，急切地问道：“难道官司有变？”

崇公道：“什么有变？你杀人害命，天理不容！走吧！”

苏三眼里的光焰一闪又熄灭了，“走吧。”

一辆马车驶过，飞扬的尘土裹起了无助的苏三。她突然想起什么，跪倒在地。

崇公道吃了一惊：“哎哎，你跪在地上干什么？是哀求盘缠，还是祷告上天？”

“一不是哀求盘缠，二不是祷告上天，只求去往南京的客官给我那三郎哥哥捎个口信。”

“什么三郎哥哥？”

“就是与我情深意切的王公子。”

“哈哈，你真是人死心不死，什么王公子，李公子，都是一些嫖妓浪荡的酒色之徒！”

“不！”苏三猛地大喊起来，“三郎不是这种人！他不是的！不是的！”

又是八月十五，一个月圆的夜。

天空是干干净净的，很圆很圆的月贴在一块淡淡的蓝布上，没有一丝的云彩，作伴的只有几点浅浅的星。空空荡荡，显得那么孤寂，那么苍白。苍白的月色一泻千里，透过窗棂，

映着同样苍白的一张脸。苍白的脸对着苍白的月，默默无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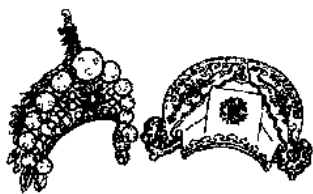
楼下传来姐妹们和达官贵人、富商巨贾们一阵高过一阵的笑声、打闹声，还隐约听见丫环们在楼上楼下跑来跑去的脚步声，间或夹杂着老鸨吆五呵六的叫骂声。

玉堂春独自一人坐在一间富丽堂皇得有些艳俗的香房里，准确地说，她是半倚在窗棂上，没有掌灯，只是朦胧地遥望着天边的月，感觉月是凉的，彻骨寒心的凉。月是凉的吗？心是凉的吗？阵阵秋风把秋虫的低吟吹拂过来，她有一种莫名的伤感，无尽的悲凉。

“我是谁？”玉堂春常常这样问自己。她当然知道自己大名叫苏三，艺名叫玉堂春，人人都是这样或那样称呼她。其实，这不过是一个符号，就像是一只深得主人宠爱的狗也必须有一个名字，便于主人使唤。当然，取名字也是一件很讲究的事情，总得讨个吉利。就说玉堂春这个名字吧，里面就藏着金玉满堂、春风盈门的意思。取这个名字的人倒也下了一番苦心。可玉堂春到底姓什么？叫什么？从哪儿来？她不得而知。

玉堂春也知道，她是苏淮和老鸨的养女，他们养着她，是因为她的姿色；他们养着她就是养着一棵摇钱树。他们把她叫做“三丫头”，让她随苏淮的姓，叫“苏三”。记忆中，玉堂春只依稀记得很小的时候，大概也就两三岁吧，自己就像是一个胭脂盒，或是别的什么有价的东西被现在一个叫苏淮的“爸爸”，一个绰号“一秤金”做老鸨的“妈妈”买了来，住进了现在这个“家”——春院胡同大红灯笼妓院。亲生的爸爸妈妈是谁？现在又在何处？真正的家又在何方？多少回，玉堂春在心里轻





轻地问，她不敢喊出声来，怕人听见。可连人都听不见，天又怎能听得见？

记忆中，玉堂春还记得自己被逼迫着学习抚琴、弹唱、丹青、吟诗、作赋、对奕，稍有不慎就遭到老鸨毫不留情地一拧，钻心彻骨地疼。老鸨从来都是拧玉堂春的胳膊、大腿，决不会去碰玉堂春的脸，她心里再清楚不过，那张花一样、玉一样的脸，是自己精心栽培的一棵摇钱树，不敢有一丝的闪失。一想起老鸨那双手，那双干瘪的、在自己身上以至心上留下太多伤痛的手，今天已经成熟长大的玉堂春仍然感到胆颤心惊。

如今，老鸨再也不曾拧过玉堂春了，她知道，自己十几年来苦心培育的摇钱树已经真正成熟了，即将为自己摇下的财富将成倍成倍地偿还自己付出的本钱，她将成为真正的赢家。用不了多长时间，玉堂春将名震京城。她等待的不正是财源滚滚的这一天吗？当然，出身于窑门的老鸨是个精明老道的人物，她太知道那些“嘴馋”的嫖客了，决不会让他们轻易地把玉堂春弄到手。她会挑那些最有钱的、心又最急且肯花大把大把银子的主儿。选好了对象，然后就是挑逗，让嫖客急得猴似的，上窜下跳，心急火燎，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掏出银子来。等到嫖客们急得都将翻脸的同时，也就是火候够了，千呼万唤的玉堂春也该登场亮相了。老鸨打定了主意，也就小心地伺候着玉堂春，不但不再打她，而且好吃好喝地供着她，陪着笑脸哄着她。玉堂春是一个鲜美的诱饵，迟早会有上钩的鱼，真正的大鱼。

玉堂春更明白这一切，她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自己的命

运。她知道她的美丽，这可以从嫖客们失去常态的眼神里，从姐妹们妒嫉的目光里，从老鸨的陪笑中感觉得到。但她同时也知道，她的美就是要供那些嫖客们糟蹋。老鸨，还有那个心狠手辣的王八苏淮之所以把她养得含苞待放，就是为了最后的被糟践。

天下的花儿生长、发育、成熟的尽头就是被人践踏吗？玉堂春想到这儿，眼泪也就止不住地流。她叹了口气，轻轻关上窗，远处的浪笑、浪叫声仍然时隐时现地传来。

她仰躺在绣床上，侧着头在想，自己好像是一直在等待着什么似的。等什么呢？等着被人践踏？等着出现一个奇迹？等着一个倾心的人把她从火坑里救出来？她不知道。一种冥冥的声音似乎在告诉她，她，不应该在大红灯笼妓院里这样下去。

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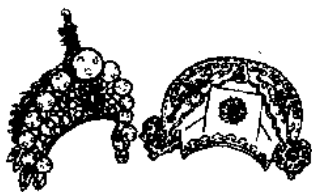
玉堂春就这样在床上躺着，想着。子夜时分，丫环小菊轻轻推门走了进来，手里端着一盘点心，喜盈盈地说：“玉姐，吃点东西吧，妈妈特意让我给你准备了你爱吃的杏仁儿。妈妈说，今天是八月十五，一会儿出去赏月，热闹热闹。您先歇着，待一会儿我来叫您。”说完，小菊就要退出去。

玉堂春坐起身叫住小菊，问：“她还说什么来着？”

小菊吞吞吐吐地不愿说，玉堂春又接着问：“今几个生意这么好，妈妈哪来的闲心去赏月？别是有什么文章吧！”

小菊见玉堂春一语说破，也就竹筒倒豆子地说道起来：“还不是为了那个山西来的马贩子沈洪，这几天他就嚷嚷要见你，都叫我们给回了。昨天，





我见他偷偷给了妈妈许多银子，死活要见上你一面。妈妈不是上楼跟你说了吗？”

玉堂春移步坐在桌旁，又问：“我没答应。那今天赏月陪的就是这位马贩子了？”

小菊迟疑了一下说道：“妈妈昨天被你驳了面子，老大不高兴，今天还跟苏爸爸说，苏三也老大不小了，也该给家里干点活了。你看她拿捏的，死活就不听话。她要是再这么犟下去，我看你就先把她梳梳了算了，省得往后弄个鸡飞蛋打。”小菊知道，“梳梳”就是男女之间的那事，所以说到这时候，她的脸都红了。小菊才十二岁。

玉堂春听了，愣着好半天，最后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她知道，被“梳梳”是早晚的事，要不，他们好吃好喝地养着自己干吗？大红灯笼妓院上上下下十几个姐妹，不就是出售自己吗？

“知道了，你去吧！”玉堂春哪还有什么心思赏月，她只想哭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菊又轻手轻脚地进来了，她见玉堂春一点也没动她刚才送来的点心，就有些心疼：“三姐，你该吃点东西，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！”

玉堂春发呆地望着天边的月，摇了摇头。小菊端起食盘，小心地说：“妈妈让你现在就下去，她们在楼下等着呢。”

“她们都是些什么人？到底要到哪儿去？”

“说是要到城外去。也没几个人，就妈妈、我们几个丫头，还有那个沈洪。”

玉堂春一听沈洪的名字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：“沈洪，臭马贩子！我看他就没安什么好心！”

“姐姐，你，还是去……”

玉堂春火了：“去什么？我不去！你去告诉她，就说我身子不舒服，不去！”

小菊为难地站在那儿，知道多说也没用。她年纪虽小，可也清楚老鸨和沈洪的别有用心。她既希望玉堂春不去，又为玉堂春担心，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啊！小菊小心地退了出去。

玉堂春重又回到绣床上躺下，她感到奇怪的是，刚才这么一发火，心里倒舒坦多了。随即又想到，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。她不经意地笑了笑，因为她早已习惯了暴风雨的光顾。习惯了，心里也就不会有什么负担了。

果然，很快就从楼下传来老鸨那沙哑的、像是一只鸭子发出的叫骂声：“还反了她了？怎么说，怎么劝也不听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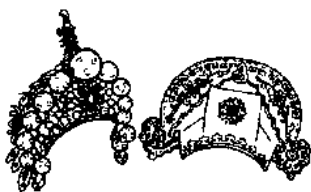
“算，算了！改、改、改天再说。”那位马贩子还是个结巴，听起来令人忍俊不禁。

“算了？没门！再也不能由着她的性子了，不能！绝对不能！苏淮，你死到哪儿去了？还不快出来！”老鸨大喊大叫起来。

此刻，苏淮正在靠墙的一处闺房里调弄着一个新来的姑娘，听见老鸨的喊叫，“蹭”地就跑了出来，他也怕这个母夜叉。老鸨一边嚷着，一边向楼上走去。苏淮一边系着衣扣，一边答应着紧跟在后面。玉堂春知道，今天他们大概要下毒手了。

只听着老鸨和苏淮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快到房门口的時候，脚步突然停了下来。老鸨回头冲苏淮





低声嘀咕了几句，苏淮便言听计从地轻手轻脚下楼去了。老鸨在玉堂春房门前犹豫了片刻，重重地咳了一声，轻轻地推开了门。

玉堂春背对着门，侧身躺在绣床上。此刻，她心里没有一丝的害怕，冷静地等待着。

三

“唉哟哟，我的乖闺女！又跟妈妈闹什么别扭啊？”

玉堂春原本以为一场急风骤雨将劈头盖脑而来，没想到，推门而入的却是一阵和风细雨。

“乖闺女，我的三丫头！妈还不是为你好，想让你出去散散心，咱娘俩也能过个团圆的中秋节。”老鸨说着，一屁股坐在了床沿边上，善解人意地抚摸着玉堂春的头。

玉堂春早已准备着接受老鸨一顿臭骂，或一顿毒打。她也想好了，只要老鸨还像从前那样对她，她将以死抗争。但是，老鸨几句缓和的言语却让她绷着的劲松了下来。前些日子她就想出去走走，排遣排遣心中莫名的烦愁。

“你呀你，一天到晚待在房里，也不闷得慌。要是闷出一个好歹来，让我做妈的……”老鸨说着哽咽起来，一边抹泪，一边偷偷去看玉堂春的反应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！我去！”玉堂春不耐烦地翻过身。她想，去就去，怕什么？你们纵有千般花花肠子，我有我的一定之规。

老鸨见玉堂春回心转意，大喜过望，脸上堆起了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：“这才是我的好闺女！不能总是跟自己过不去，妈再不是，不还是你的妈吗？好闺女，快收拾一下，妈在楼下等

着你。”说着，老鸨扭着她那粗壮的屁股出门下楼去了。

老鸨年轻的时候，也是皇城根底下一个呼风唤雨的名妓，经常走动于王公贵族之间。后来，她上了年纪，人老珠黄干不了了，就开始在京城附近的地界寻摸模样俊的女子，暗地里拉皮条，做起了人肉生意。有时，她也收留一些孤女，或花一些小钱去买穷人家的小姑娘，她知道，这是投资，总有一天会连本带利赚回来的。后来，她认识了苏淮。苏淮也是个买卖人口、无恶不做的主儿，这两人走到一起，在皇城根东华门附近春院胡同办起了这座大红灯笼妓院，一个当上了老鸨，一个成了打手、帮凶。老鸨终于可以像从前的老鸨对她那样，变本加厉地对付玉堂春和她的姐妹们。

四

玉堂春出现在楼梯口的时候，正等着她的人都惊呆了。她是如此之美，以至于从小看着她长大，又在她身上下过不少功夫的老鸨和苏淮都有些不敢相信。

玉堂春淡淡地施了一点脂粉，细细的眉目间流露着一种迷人的忧伤。许多人正是被她这双惊心动魄又含情脉脉的细眼所吸引，他们认为，这双不大却细腻的、像是有什么似的眼睛，才是玉堂春最吸引人的地方。她直直的鼻子有些翘翘的，也很是醉人；她双唇抿着，有一种哀怨凄然的美；身上长长的花裙衬着她掩盖不住的动感，那青春的、醉人的神态，的确是光彩照人。

看直了眼的人们，就一直盯着玉堂春一步一步缓缓地走下楼梯，一时间，鸦雀无声。首先清醒过来的当然是老鸨，她像被针刺了一下似地尖叫起

